

百花洲画库

王后的裙子

[匈]米克沙特著 海岑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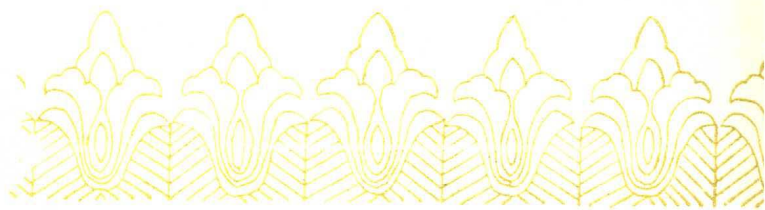
BAIHUAZHOUWANKU

江西人民出版社

王后的裙子

(匈)米克沙特·卡尔曼著

海 岑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米克沙特·卡尔曼是匈牙利最杰出的古典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奇婚记》和《圣彼得伞》译本已早在我国出版，改编的电影也早在我国上演。本书共收集他的十四个短篇小说，以幽默和讽刺的笔触，揭露和抨击了世袭贵族和地主豪绅的骄横腐化、资产阶级的动摇软弱，教权主义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同时，也深情地描写了“小人物”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百 花 洲 文 库

王 后 的 裙 子

(匈)米克沙特·卡尔曼著 海岑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

统一书号：10110·199—⑩

定价：0.44元

《百花洲文库》创办缘起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书荒”业已解除，古今中外各种图书竞相出版，百花齐放，形势喜人。我社在编辑出版大型文学期刊《百花洲》之余，决定再着手编印《百花洲文库》，不仅仅是为了给出版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春光中再奉献一束鲜花，更主要的是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在绚丽多姿的园圃中弥补某些空白与不足。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史料，是文艺工作者借鉴、参考和研究的对象；但有关书刊多已绝版，解放后幸存的一部分，在十年内乱中又几乎销毁殆尽；而这方面的图书目前重印的并不多。

古典文学方面，《全唐诗》、《全宋词》等，多是整部发行，定价昂贵，非一般读者所能买得起；而唐诗、宋词、元曲的大部分作家的别集、专集，至今单行本供应甚少。许多值得重印流通的初刻木版本图书，也尚未铅印出版。

外国文学的介绍，近来盛况空前，但选材不是倾向于巨著，就是着眼于推理小说一类的“畅销书”。

鉴于以上情况，为了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合理要求，我们拟以新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三方面为主要内容，精选书目，以统一的版本，适合一般购买力的定价，提供一套《百花洲文库》。

新文学方面，我们计划先重印一些“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优秀文学创作及论著。

古典文学方面，我们计划选印一些篇幅不多的诗、词、戏曲、散文的专集、别集，侧重于以前没有单行本的著作。此外，也将编印一些古典名著注释本。

外国文学方面，我们计划同时编印一些短小精炼的文学名著的译文和重印一些旧有的优秀译本。

收入《百花洲文库》的作品，凡属旧书，此次编辑重印，一般均由原作者、译者新写序跋，重加修订；凡属新作、新编、新译，则从名家著作中精选。

《百花洲文库》以十种为一辑，每种十万字左右，每辑同时出版，可以合购，也可以零售。

出版这样的文库，我们还没有经验，欢迎广大读者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好。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三月

前 记

米克沙特·卡尔曼 (Mikszóth Kólmón, 1849—1910) 是匈牙利最杰出的古典作家之一。他的著作有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四十卷以上, 描绘了匈牙利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他出生于诺格拉德州斯科拉鲍涅村一个小地主贵族家庭, 中学时候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 抱着伸张正义、扶弱抑强的志向进了布达佩斯大学法律系, 但后来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 乃转而从事文学和社会活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开始在布达佩斯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 1881年出版了两个故事集。1887年起他当了自由党的国会议员。他熟知世袭贵族和地主豪绅的骄横腐化, 资产阶级的动摇软弱, 以及教权主义反动派的阴谋诡计, 在作品中对他们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大胆的抨击。他同情人民, 在“小人物”身上找到了高尚的品质和情操。

他早期的笔调富于幽默感, 后来逐渐转变为冷

嘲热讽和尖刻的讥刺，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他的作品也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著名的长篇有《奇婚记》、《圣彼得的伞》、《黑城》、《小诺斯济和马丽·都特的故事》等，中篇有《英雄们》、《赛利雪的美人儿》、《会说话的袍子》等。读过他的《奇婚记》和《圣彼得的伞》的人，无不为其诡谲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但是后来他的文辞由绚烂而趋于平淡，晚年那些短篇更不以情节取胜，而是洗练朴实，感情真挚，堪称散文中的隽品。

这里所搜集的十四个短篇，均系从俄文转译，其中《奥尔弗尔德的大夫》由柴鹏飞同志根据匈牙利原文作了校订。

海 岑 1980年6月

目 录

前记.....	(1)
---------	-------

老丹柯.....	(1)
----------	-------

穿燕尾服的巴吉老爷.....	(19)
----------------	--------

副镇长是个大骗子.....	(24)
---------------	--------

马约尔诺克的暴动.....	(52)
---------------	--------

部长在物色中.....	(67)
-------------	--------

小鲍黎施卡的羔羊.....	(94)
---------------	--------

嘿，这个狠心的菲列契克！	(105)
--------------------	-------

“王后的裙子”	(121)
---------------	-------

普黎克列尔大娘.....	(132)
--------------	-------

不幸的盖利伊·亚诺什的马.....	(140)
-------------------	-------

奥尔弗尔德的大夫.....	(147)
---------------	-------

马驹子、羊羔和兔子.....	(171)
----------------	-------

买大镰刀.....	(177)
-----------	-------

红铃铛.....	(186)
----------	-------

老 丹 柯

向你们致敬，老旧而朴素的墙壁啊，我在那儿头一回挨到了手心！

我所以觉得你们宝贵，就为的在你们当中老是停留着自由的精神。

现在我想起了你们……我瞧见那个阴沉的、叫人肃然起敬的、古老的房顶，一级级往上高起来的、磨损的磴道，院子的左边角落里有一个安着铃铛的三脚架。可爱的铃铛呀，你一边数着我们最美好的时光，一边敲出了时辰！那些熟悉的教室，还有挂着的一块块黑板，一个跟着一个在我回忆中重现；黑板上我的名字有多少次跟那班“淘气鬼”排在一块儿；还有那些普普通通的课桌，我马上就能找到我原先的座位，哪怕只根据唯一的记号，刻在桌面上的“M.B.”两个字母，那是我年轻的爱人的简写名字。

也许我还能按着次序指出我的好朋友坐的位

子。那儿，左手边，挨着我坐的是卡摩季·帕里……对，对，这会儿我清清楚楚地记起来了，我后头的那个坐位就是信奉泛斯拉夫主义的少年伐拉赫·米洛斯拉夫。这是个倔脾气的家伙，可是这儿的教师努力要把他心坎里的倔强连根拔掉。如今他在特兰西尔伐尼亚的什么地方当了受人尊敬的律师。前不久我在布达佩斯跟他见面，他带领了一个代表团为了特兰西尔伐尼亚匈牙利人的文化团体的事情上那儿去。

可是如果伐拉赫·米洛斯拉夫心坎里所有的毛病全给除掉，那么我们的毛病他们也不让长出来。我刚才还碰巧提到了卡摩季·帕里的名字。他就碰到过这么一件事：赶着奥地利暴政结束的时候，他这个地道的匈牙利人，冲教师谢联列伊先生声明：眼下鹅已经不跟猪做伴儿了，所以他卡摩季要把德文从必修科的项目中扔开。

“唔，好极了，我的朋友！”教师笑嘻嘻地回答。“我允许你不再学德文。”

“非常感谢……”

“你别忙感谢，小朋友。你可得在今年这一学年里头完成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

“随便什么任务我都很乐意……”

“在暑假以前你须得把所有的德国人从我们的国家里统统赶走，那个时候大概不用德文也可以将

就对付过去。”

卡摩季·帕里没有法子好想，只得毫不反抗地缴械投降。我想关于这个用不着向读者诸君解释什么了。到如今他们还能亲眼看见匈牙利境内的德国人。

跟这个一样有趣的事情，我也碰上了。我对算术老是特别厌恶，常常怪瞧不起地批评这个玩意儿。

“你要知道，我的朋友，”有一天我的一位老师，可敬的巴克沙伊·伊施特凡，对我说，“这个浮世间的一切，跟算术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全都是相对的。可是算术即使在那个世界上对你也是有用处的。我们还不知道，天上的住户是不是懂得一点历史，知道点儿匈雅提①和帖木儿②的事迹，也完全不能肯定，他们那儿说的是法国话呢，或者比方说是意大利话。可是我确信不疑，即

①匈雅提·亚诺什（？—1456）——匈牙利统帅兼政府要员，对企图奴役匈牙利的土耳其人迭获胜利。

②帖木儿（1333—1405）——成吉思汗的后裔，1369年据有察合台汗国故地称汗，定都撒马尔罕，寻灭伊儿汗国，破钦察汗国，尽有伊兰高原之地，1398年进兵印度，降德利，1402年大败土耳其人于昂哥拉，擒土帝巴查则特，1405年大举东征，卒于途。——中译者注。

便在天上仍旧是二二得四。”

我听了这番议论，自然只好认命。读者诸君，现在放在你们前面的这几张纸，所以不是什么对数的学位论文，只不过把旧时往日平铺直叙地描写一番，那完全是碰巧罢了。

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飞逝得又多么迅速！……象是此刻我听见它们在噗噗地拍着奇妙的翅膀。这一切仿佛只不过是昨天的事情，完全没有隔多久……从时光的彩色缤纷的翅膀上掉下五颜六色的羽毛，留在回忆里面，我把它们一根根地拔出来，这当儿我很惊讶地发觉，它们，这些羽毛，是用金子做成的……竟然是足赤的金子！

我把它们系成一个花束……

我从最鲜明的回忆，从帕尔菲·莫尔伯爵^①说起。

帕尔菲·莫尔伯爵是何等样人，凡是从一八六三到一八六四年在这个世界上耽过的正人君子全都·知道。因为即使谁也不知道他别的所作所为，至少大家都记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恨他。

①帕尔菲·莫尔(1812—1897)：奥地利将军海瑙的副官，海瑙将军的部队曾参预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的革命，帕尔菲为哈普斯堡王朝效劳时因倒行逆施引起匈牙利爱国志士普遍的憎恶。

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那个时候他是我们“地上的神灵”。

这位“地上的神灵”是个瘦高个子，长了一张贵族的脸蛋儿，长手长脚，长得叫人没法相信。

这个长手长脚的高个子那时候已经没有别的好干，只是一味摧残匈牙利境内的教育。爵爷大人轮流走遍各城，视察中学校，为的是给哈普斯堡名闻遐迩的制度准备好未来的一代。大外交家须得眼光远大。他应该预先制服未来的一代，也许就用计谋制服它。

我们这个小城的住户听到这位显贵要来的消息，激动得跟发疟子似的。赶忙特别卖劲地铺修街道。州官衙门重新刷得雪白。市长准备发表一篇庄重的演说。搜遍全城，勉强挑选了十二个穿白衫子的姑娘来迎接伯爵，连那条独一无二的消防水龙带也给清除了陈年积垢。所有可敬的官员都从当铺里赎出黑色礼服，有的为了“地上的神灵”莅临这件大事特别定做一套新的。这位“地上的神灵”打算到这儿来察访，当地的风气怎么样，必要的话就把谁的翅膀斩断。

我们善良的老师带着分明愁眉苦脸的样子通知我们：运气“落到我们学校头上来了”。随后他吩咐大家照过节那样打扮起来，又意味深长地找补一句：逢着贵宾向我们问话，我们“应当放聪明点”。

在那值得纪念的日子的上一天，将军在礼炮轰鸣下来到城里，耽搁在州官衙门内。

第二天，因为将军定于上午十时来校视察，我们就在九点正集合在自己的教室里，全都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刷亮，即使丹柯老爹也找不出什么毛病。

别人且不去说他，丹柯老爹可知道得很清楚，该怎么行事！要知道他从前在骠骑兵队里当过差，而且据说还是个十分勇敢的骠骑兵哩，到后来命运和老年才使他屈就了“学界生涯”。

您要知道，老头是以类似学监的身份来到这所学院的。（他通常管我们的中学校叫做学院。）

这是个忠诚老实的人。他叫得出我们大家的名字，而且受到同学全体的爱戴，因为我们这儿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没有告密制度，所以丹柯老爹的差使没有惹起我们憎恨。

老头从来连苍蝇也没欺负过。他的职务就是住在大门旁边的小屋子里，看着学校的劈柴别让人偷了去，好好拾掇教室，上课的时候老耽在左近，逢着哪位教师把点名簿或者笔记忘在家里，就得去拿。

这个不吱声的老头对我们有害还是有利，那就要看他打下课钟打得早了还是晚了。这完全在他权力范围以内。而这种权力决不能说是无关紧要，对于那些在打钟前一分钟给喊到回答问题的，尤其是

这样，要是得了“一分”，半年里头再也改正不了。

唉，要是丹柯老爹早一分钟打钟，那就好了！

其实丹柯老爹很清楚地理会到这种影响的威力，这种影响对学生的成绩真是生死攸关。他甚至喜欢拿这个来夸口，不过他还是更愿意陶醉在精神上最高的快乐里面：丹柯老爹挺爱谈论政治。

欧洲重大的问题的解决成为他经常思考的题目，难堪的捐税把他那衰老的脊梁压得越来越弯，虽然他本人连一个菲列尔也没付；高谈阔论推翻国王的事使他真是快活。不管怎么说，象丹柯老爹那样有幸当过国家的主人翁的，哪怕就当过一回吧，在他们的眼光里，一所破落的中学校里的事情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罢了。

不过伯爵快来视察的消息还是叫老头定不下心来。一位将军——这真非同小可！丹柯老爹穿了最好的衣服，站在大门口，好头一个给聚在楼上教室里的教师先生报信：贵宾们已经从州官衙门出来了。

老头身上穿的一件质地挺好的黑礼服，自从去年它穿在校长先生身上那会儿起，我们学生早都看熟了。这件礼服配上一个颜色的裤子。要不是那两撇雄赳赳地卷起来的小胡子，丹柯老爹跟可敬的教师先生在外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分别。

可是“地上的神灵”一直没有出现。“哨兵”老站在一个地方都站腻了。他已经两回向教室里张望，一边说：

“还没有来哪，虽然定的是十点钟。看来，德国佬连开玩笑也不说实话。”

教师先生躁急得非常难受，轮流走下楼到院子里来，怒气冲冲地问丹柯老爹，爵爷大人来了没有，仿佛这全得怪老头不是似的。其实这个老头呀，即使人家不朝他凶，他那两条腿站岗也已经站得乏透了。不用说，老年到底不受用，筋脉不顶事了。

打过了十一点钟，随后打十二点，可是伯爵仍旧没露面。这时候教师的妻子在家里着急起来。她们开始拿情书来打扰丈夫，先不先就抱怨：汤快要糟得不堪设想了，要煮过头了，搁凉了，等等等等。

真的，这一类的理由即使可敬的卡尔文派教徒的胃也抗拒不了多久。这实在太过分，简直超过了人类一切能力的限度。我们的级任教师，住得离开学校顶近，没有多想，就邀请其余的同事到他家去“赶快吃一点儿”。他断定，这不会出什么岔子，因为留着老丹柯看大门呢。他不会不看见客人们到来的，赶着他们“光临视察”，他就跑来报告。

世界上再没有比劝饿汉吃点东西更容易的了。大家欣然地接受了邀请。

只有校长脸上显出有点不安。

“放机警些，老头！”他警告丹柯。“眼下学校的名誉在你手里啦。”

“您请放心吧！”老学监回答，一边捻了捻小胡子，高傲地扬起了浓眉。“正是这样，在我手里……正是这样……好极了……”

丹柯说着这些话，就象当年服兵役的时候那样，挺起了胸膛站岗，从那个抽得发黑的海泡石烟斗里向左边右边喷出一缕缕的烟。这个烟斗象是皇上钦赐给“剽悍的骑士”过命名日的礼物。

丹柯老爹目不转睛地瞧着州官衙门，仍旧没有一个人从那儿出来，这时候他心里尽想着往事，想着他从前赫赫的名声。

老头只管在那儿回想旧事，这当儿那班贵宾，帕尔菲伯爵由知州和市长伴随着，却人不知鬼不觉地穿过后边的便门走了进来。因为谁也没有来迎接，他们打开了碰到的头一扇门，来到我们的教室里。

刚巧这时候在讲台前面，第二张跟第三张课桌的学生，为了轰动一时的“东方问题”①狠命地打

①“东方问题”在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系指列强间因争夺在奥托曼帝国的优越地位而发生的矛盾，亦指被奴役的巴尔干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